四書改錯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晚晴稿

王培生公載 吳廷楨山崙 較

四書攺錯二

天類錯

天 王孫賈問章 天卽理也

天解作理四書集註補辨之甚悉大抵宋儒拘滯總過執理字實是大錯如中庸天命之謂性性註作理而天又註理將理命之謂理自然難通況天作命解

毎與理反孟子莫之為而為者理也向使孟子聞之亦必咈然若曰吾之不遇魯侯理也則孟子將勃然矣況天是天神又有天道古今樂録載樂有大壯大觀二舞引論語惟天為大而隋書樂志又曰大觀者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是天原有神有道故先儒解獲罪于天亦曰援天道以壓衆神衆神者室神與竈神也又且漢魏後儒引此句皆明指蒼蒼之天南齊書所載有雜詞云獲罪于天北徙朔方可曰獲罪於理徙朔方乎

張文檒曰古無天理二字其字起于漢博士之作

樂記然實有用不得者天官書有天理四星在斗魁間名貴人之牢即天牢也其官名天理即孟子所稱天吏古皐陶作大理官即天理官理與吏通字也信此則理者天之獄而可以釋天乎且主客相告亦有詞例縱曰得罪亦何至付獄吏也此非夫子之言也錯也

北辰

北辰北極天之樞也邵子曰地無石處皆土天無星處皆辰也朱氏曰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個記認所以就其傍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又曰無辰非星只是中間界分極星亦微動辰不動

北辰卽北極爾雅北極謂之北辰是也但此辰是星名不是虛位古尚書說北辰爲星宗司馬彪後漢志北辰星含元垂耀以統諸列宿故前人樂府有云上有北辰星者其星在紫微宮中卽北極五星之一別名樞星極者中也樞者大體轉旋南北正軸之中樞也此其說在晉志宋明晉志曰北極五星在紫宮中名曰北辰其紐一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此是確訓若史記稱天極春秋元命包稱太極皆以太乙帝居當居所之名而下此且卽以北斗當之如荆州星占謂

北辰卽紫宮之天座所謂居其所者而後漢志註謂北斗是七政樞機其第一星名天樞所以居中運軸而拱衆星者雖皆是錯然總隸中宮皆得佐北辰而爲樞軸所用不甚遠也乃朱註據邵氏說謂天無星處皆辰夫辰有四解一虞書撫于五辰五辰五行之時也一左傳三辰旂旗日月星也一月令乃擇元辰十二枝辰也一夏書辰弗集于房日月所會十二次舍也從無無無星爲辰之說况辰本星名春秋外傳謂天之三辰其一是星而公羊諸傳且謂北辰是大辰大火亦是大辰豈有北辰無星大火亦無星者考周天家

所據原有張弓倚葢覆盆轉轂諸說因之象天者相傳為周髀宣夜銅渾三名而銅渾實著朱氏所云北極出天南極入地皆銅渾家法然銅渾所云辰極皆以北極樞星作轉轂之準如張鏡觀象賦北監辰極正指北辰一星葢天下無無星而可以監之定標準者晉志所云天之樞亦猶星經云北極天之樞星末有以天之無星處立一門樞曰天之樞如朱氏所云也乃朱氏亦自知難通又造一小星名為極星在天極之傍可作記認夫此小星究是何星其在天官家自黃軒唐虞三代秦漢以至北宋書府家自經傳子

史諸儒記詠五官算述以及金度玉衡雜子雜變竝不曾云天樞之傍有一小星可作記認者向使認天樞耶則辰極虛位何處可認認小星耶則滿天小星將擇何一星認之及觀其所據乃是同時沈括之言夫括敢叵信此直所謂鄉村撩天洛下閎者而以之說經蠱惑五百餘年之人心而不知其錯眞可嘆也

若管如之錯見添補經文條

文輝曰沈括謂始以管窺極星不入管後方見極星在管弦上轉眞無稽之談其云管窺極星者不知是窺極抑窺極傍之星若窺極則極無可認必

認此極傍之星星不能不入管也若窺星則何以知星轉弦上窺時既不見則所云後方見者又誰見之况管窺之法不過以玉衡就璿璣一矚察耳若弦上轉星則終夜矣從來天官家亦無終夜祇管窺一處之理且極果虛位動不動總不可見乃終夜瞪目專視此蒼茫而不可見之方寸有是事否

千歲之日至

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也

日至有兩至不止冬至卽冬至亦不在朔日至是中

氣在望後無在朔者若朔日冬至則又不當在造歴之始凡朔日遇至則必前是閏月以節氣移之望後而後移中氣在朔如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正義謂去年十二月是閏月故也未聞造歴先置閏者又且歴元有成歲推元之法有章首部首紀首一章二十歲有餘而推至統首卽二千餘萬歲而猶不足何得限以千歲此日至二字當如禮日短至日長至春秋傳日南至日北至孟獻子言正月日至七月日至兼冬夏有之大抵造歴在定至必先定兩至而後兩分四時二十四氣十二月三百六十日以次徐定

傳所云履端于始者謂求之日月五星運會之始也舉正于中者即正中氣定日至也正猶尚書正仲夏正仲冬也而然後以餘分置閏歸餘于終焉是求故始事致至中事而乃以置閏之終錯認作求故之始旣乖兩至復昧三首一言而數錯之矣致者推也坐致推將來也凡言坐俟後之詞也千歲非一歲也

遠宗日新唐書五代史皆宋人歐宋輩所作其言造歷歷始即朱註所本然實杜撰非古法據堯時造歷特敕羲和氏諸官考時置閏其分命申命祗以冬至屬朔易未嘗屬歲首也且以日出驗朔且

中候未嘗較夜半也歷有三正而造歷者必據寅建以亥子或丑則四時不正故周正建子而其陳豳風遵月令仍用寅正今甲子夜半冬至則子正也幾有本子正造歷而可以考日月定四時較分至以正中氣者錯矣

張文彬曰趙註以日月所會爲日至則又誤以辰爲至矣辰在朔至在望總不識中氣耳

地類錯

禹疏九河

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勾盤曰鬲津

爾雅九河七曰絜結也竝非潔字且大河本身亦併在此九名中與三江九江不同大河即徒駭也乃錯絜作潔似簡與潔本一水而錯分故大河與徒駭本兩水而翻錯併者自此一錯字而其徒蔡沉註禹貢直改絜作潔翻別出大河而合簡河潔河為一河河名亂矣按齊桓塞八河不及徒駭漢成帝河隄都尉謂徒駭在北是大河故道而春秋緯亦云齊移河為界而塡閼八流以自廣故八名盡堙而徒駭獨在以其為河身也是安得又別出大河以亂之

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

汝漢淮泗亦皆水名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

此言孟子之誤在禹貢誠有之而在孟子時則不然據云汝漢淮泗惟漢入江而淮與汝泗皆不入不當舉三水而盡注之不知汝泗久注淮三水並通其所與江隔者祗一淮耳自春秋時吳伯黃池之會但溝江及淮而四水已盡通矣漢志所云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是也孟子據當時所見爲言耳註乃謂據禹貢及今水路俱未嘗通則漢後大河南徙往往引河作溝與淮泗合江淮與河漢無一不通而猶謂禹貢

及今則及戰國之今巳自錯若及趙宋之今則錯又錯也

華嶽

華嶽二山與河海對文若不註明則止太華一山有偏倚矣按周官職方氏九鎮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此嶽瀆鎮浸經典所最重之山豈可明見聖經而千載貿貿無一註者又爾雅五山其曰河南華河西嶽亦兩山對舉如此漢地理志汧縣有吳嶽

子畏于匡

匡地名史記陽虎嘗暴于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旣引史記卽當註地名所在而此偏不註乃于卷首列史記世家有云適陳過匡則陳地矣陳焉得有匡因還考史記則云去衛將適陳過匡是史記本作衛地而朱氏删去衛將三字致衛地變作陳地其引書之不足信如此然而亦非衛匡且謂夫子求援于甯武子以通衛君則甯武相去百有餘年豈有此理若莊子謂畏匡在宋則仍是寓言世未聞夫子一過宋而桓魋匡人兩微服者且虎則何由暴朱匡也不知此在春秋傳明明載之定六年公侵鄭取匡陽虎不

假道于衞而穿城過之時虎實帥師令皆由虎出故得暴匡其後夫子過匡時顔刻爲僕以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故匡人圍之則匡實鄭地矣顔刻卽顔尅會爲虎僕彼缺城缺也琴操作穿垣虎入匡由此耳

舉于海

孫叔敖伏處海濱

此襲趙註而錯者孫叔蔣之期思人荀子呂覽所云期思之鄙人者其地與蓼近故楚莊滅蓼而虞丘相卽薦于莊而舉之爲相並不曾伏處海濱此錯也然

而舉于海何也曰孟子明曰海非海濱也蔣蓼楚外國而期思又適當淮西之地水經淮水經期思之北而東注于海禹貢稱淮海地志稱淮康海康以淮通海故也此與魯詩來淮夷而曰至于海邦江漢伐淮夷而曰至于南海正同葢海不必在波濤閒耳

宿于書

或曰晝當作畫下同

或人所云此必少見多怪疑晝作邑名不類而意中又復有晝邑爲素所知得故云實則齊有晝夜邑孟子宿晝邑國策齊襄王封田單以夜邑萬戸一晝一

夜不錯也且晝爲齊西南近邑正孟子去齊還鄒之路若畫邑在臨淄西北三十里即戟里城燕將破齊時將以其地封王蠋者以燕在齊西北故也孟子不之燕何由宿晝此註儘可省耳

張文楚曰一云宿于澅水經注澅水注石梁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云澅中者俗以爲即宿留水因孟子三宿出澅爲言按澅水即耏水東去臨淄城近孟子去齊之路似乎可通然澅何得訛作晝必仍以晝畫形近先訛畫作晝而後晝澅以字聲再訛則大無理矣

東夷之人也

在東方夷服之地　岐周地近畎夷

夷裔也邊也東夷謂東一邊也戰國分東西以關爲界凡關以東者皆謂之東一邊若曰夷服則必禹貢所稱要服二百里夷者在甸侯綏一千五百里之外將史記所云就時負夏在衞地書所云造攻自鳴條在安邑之西者皆不可通矣乃朱氏不解夷字然又曲護已說于後文岐周特謚曰地近畎夷以爲此亦夷服地也殊不知呂秦以前凡夷蠻多在內地獯鬻玁狁皆與周邑相隣比一如淮夷徐戎陸渾潞狄之

雜居者並非夷服至呂秦混一然後盡驅而出之界之以長城而內夷始亡故其後漢武開疆如滇黔兩粵俱雜猺獠而惟呂秦所開者不然舊以是爲秦皇漢武之優劣曾于此不識而漫以畎夷爲西夷則含箕子朝鮮孔子所欲居之九國而反以萊夷之作牧穀伯綏之朝魯者而謂之東夷不大錯乎若夫得志行乎中國則中國卽土中名誥所稱王自服于土中者正對四裔言葢中與邊裔對不對夷服也猶之齊王請中國而授孟子室中國與四境對不對齊外國也

丘隅

岑蔚之處

此襲舊註而又錯者丘隅丘之陬也謂丘之曲處與詩文丘阿丘側並同蓋屋有四阿房有四隅山之隈曲每類之故孟子虎負嵎嵎註山陬以嵎即隅也若岑則巖險不是丘蔚則木盛不是隅分觀瞭然

駢邑三百

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

駢邑三百不是書社三百書社謂里社之書版籍者三百是三百社如魯以書社五百與衛楚欲以書社

七百封孔子類此邑三百當如左傳所云惟卿備百邑者其爲邑即周官四井爲邑之邑三百邑實一千二百井九千六百家而邑之以駢名者總是三百雖仲之爲采或不止此而其奪伯氏者惟是數矣蓋邑名不同有千室之邑則合三十邑裁縠一邑有十室之邑則一邑又應分作三邑惟此邑以周制校則如此國語三十家爲一邑

轉附朝儛二山名

齊無轉附朝儛二山故孫氏正義謂惟顧野王玉篇

有瀰水出南陽在齊地而無山可考是必有誤予謂此當註未詳必不當强釋一字者嘗讀管子戒篇知此是齊桓問管仲游觀之事而管仲答之自始至末其文並同孟子以傳聞而引此與鄭人使子濯孺子故事各出此固當兩存其說無庸辨正者乃據其文則桓公問于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瑯琊司馬曰亦先王之游也何謂也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原農事秋補不足云云則轉附朝儛與猶軸轉斛字形謬誤不知所解而欲核其何山何水得乎凡註經者必當有闕疑未詳者正謂此也廣言補云予幼讀

師行而糧食句疑糧食二字難通必有脫誤今其文曰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則義較出矣祖龍焚後耳目局促凡書之不容強解類如此

物類錯

蒲盧

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

蒲盧爾雅云即螺蠃又名細腰蜂每取螟蛉爲己子祝之而化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可以作人存政舉之証故家語載哀公問政章有孔子曰天道敏生地道敏樹人道敏政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而成其

着待化句所以解蒲盧而着敏生句則不必以蒲盧承敏樹可知也乃改盧作蘆以蒲與蘆並未連文者而強爲連之不信諸經而信沈存中無學之一宋人亦已可怪及其作或問亦知理詘反曰此等瑣屑不足辨則指鹿爲馬無不可矣初不意以格物之儒說經而詞遁如此

西河詩話韓偓安貧詩牕隙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盧言日影中見飛塵筆管中棲蜾蠃也唐人作詩尚讀書猶識蒲盧今人不識矣

匏瓜

匏瓜繫于一處
而不能飲食

此不止錯者何晏云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其云不食言不可食非不能食也天下無植物能開口食者詩匏有苦葉指匏苦之不可食者爲言故國語苦匏不材于人供濟而已言但可繫以渡水而不足食便是不材蓋食物以可食爲材夫子之自諭正如是也今曰不能食已怪矣且又加一字曰不能飲昔人有無口匏之譏里巷刺懞闒者曰渴瓜豈瓜果饑渴耶

初疑註能飲二字或校讎有誤及覩朱子語類諄

諄謂不食是不求食非不可食則疑倍增矣禮祭射侯辭曰强飲强食非謂射侯能飲食也王粲登樓賦曰懼匏瓜之空懸畏井渫之不食非謂匏瓜不能飲井渫不能食瓜也蓋射侯惟不能飲食故强之懸匏渫井則兩不可食故惟恐其似之正論語解矣朱氏每事言理顧有理所必不解者觀其說孟子道性善云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性善何得分輕重且誰曾對言請溝海受經者能通此意而後許其解匏瓜之言

苗而不秀

穀之始生曰苗

苗不止穀凡草之少長者皆曰苗六書以草田爲字說文所云草生于田是也況此苗字并非草與穀之名但以草之少長作苗字解與秀實一類觀本文以秀而不實與苗而不秀對文則苗不指草劉昭曰論語苗而不秀苗謂早夭秀謂成長其以苗爲早夭者以止于苗也故少長曰苗如范史作章一王傳贊曰振振子孫或秀或苗早夭曰苗如楊子法言曰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此確不可易者

張文獻曰始生曰苗從來訓詁皆然惟此易作少

長嘗以問先生曰苗與夭通禹貢厥草惟夭註作少長而凡少長而死者則又名曰夭少長是夭不少長亦夭剛與苗同苗非少長乎況草生于春而少長於夏故夏田曰苗小雅東有甫草之子于苗是也若始生則春田矣雖始生二字不事駁辨然亦見學到廣地能隨在取正如此

棠棣（中庸妻子好合詩）

詩小雅棠棣之篇

詩是常棣朱氏改作棠棣此必偶見左傳趙孟賦棠棣是棠字因特改此以示有學不知引文多别字原

不得據引文反改本詩況棠之與棣本是兩木並無合稱棠棣者小雅常棣逸詩唐棣皆是棣木而總名核其分兩名者則常棣白核唐棣赤核卽其實似李較小然亦分赤白爾雅疏所云子如櫻桃者則白核實也陸德明釋文所云子如郁李今人呼麥李者則赤核實也若棠則名杕杜說文牝曰杕牡曰杜爾雅疏則白曰杕赤曰杜而總名曰棠其實似梨而較小與棣不同自集註棠棣誤名一出而奉作金科至有呼郁李爲棠反呼棠梨爲棣者朱元晦不識字其害大矣左傳公賦嘉樂國語秦穆賦采尗皆別字也向

使攺假樂與采菽非經禍乎

張文癥曰采薇詩彼爾維何維常之華註云常常棣也則棣可單稱常者常郎是棣名何可以棠字亂之

麋

麋鹿之大者

鴻爲雁之大麋豈是鹿之大乎

四書集註補云據爾雅麋之種類有麔麎麇狄四名而非鹿鹿之種類有麚麀麔麛四名而非麋故舊稱麋陰獸冬至角解鹿陽獸夏至角解麋澤獸形大而角枝向後鹿山獸形

小而角枝向前截然兩分故周官以山足爲大麓毛詩河麋註河湄卽以麋鹿作山澤名若麋是大鹿則河麋者大大麓矣豈有此理

張文虎曰說文麋鹿屬从鹿米聲冬至解其角武悲切然又曰大曰麋小曰鹿初解之謂麋體大鹿體小猶郎瑛云澤獸形大山獸形小非謂同是鹿而分大小也及按說文原本則並無此六字豈又附會之徒增入之耶然滋懼矣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

深警之也

此則大關名教不止于錯所當急急救正者張南士曰古人罕譬曲喻皆有倫類擬非其倫古人所禁豈有斥親爲犬馬而可以出口語立文字者鄭子家以畜老比君遂成弒逆鮑牧斥先君豎牛終是奸黨豈聖人告人而肯出此此眞聖門之徒之言據包咸舊註原云犬能守禦馬能服乘皆養人者彼所不足者惟敬耳是以犬馬指人子言即何晏異說亦云人之所養乃至于犬馬不敬則無次別謂人之養人自妻孥僮僕以至犬馬雖所養不一猶必以敬爲差等而

丮于父母是何氏異說亦並未嘗以犬馬擬親然而世猶薄何氏爲無狀者以爲此中意旨在夫子曾自解之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不敬何以辨其所云能養者明曰養其親並未嘗曰養小人夫子之自解不可沬也是以論語出孔壁後自漢晉唐宋讀論語者並不敢稍有異解如晉束晳作補亡詩有云嗷嗷林烏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則禽養親也唐李嶠爲獨孤氏請陪昭陵合葬母表云犬馬含識烏烏有情寧懷反哺豈曰能養言已不能如犬馬養也乃若馬周上疏云臣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

施宋王豊甫辭免起復表云犬馬之養未伸風木之悲累至謂父母已亡雖欲效犬馬之養而不可得也不意數千年共遵之包註而一朝改之以漢晉唐宋列代相傳必不可易之定解而一人忽起而更變之向使改之而善改之可也變之而可反不善以至于善雖變亦可也乃改包註而斥親以犬馬之名變小序而强坐人以淫失之罪尊經與抑垂教與

或疑犬馬焉能養人則包註二句已自明了且有未盡者古文云諸橫生盡以養諸縱生橫生指畜縱生指人則畜能養人從來有之葢養不一端不止飲食

孝經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未有孩幼能飲食親者儀禮既夕禮養疾文王世子齋玄而養疾疾者不飲食也檀弓事君事師皆左右就養世亦無臣子弟子飲食君師之事故養上有二義飲食與奉侍是也養下亦有二義撫育與乳哺是也未有學養子乳哺也以善養人中也養不中非乳哺也養物亦然食而勿愛餵飼也莊生養木雞孟子養樲棘非餵飼也

兩馬之力

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跡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

古車皆四馬如四騏四駱四黃四牡皆以兩服兩驂

爲度惟士則一車兩馬儀禮所云贈兩馬左傳陳成子以一車兩馬贈顏涿聚之子今儼然城門豈有天子六馬諸侯卿大夫四馬大夫三馬皆不行而獨士行者又且乘車之外凡戎車田車喪車役車無算方欲張馬力以顯門軌反不取多馬而取減馬錯之錯矣趙註兩馬是國馬公馬國語國馬行閑公馬解賦周禮牧人掌國馬馭夫趣馬治公馬必合在民在官者而馬數始備然則兩馬兩等馬耳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名甡
江發岷源
盧軫素公較

四書改錯 三

官師錯

士無世官

士世祿而不世官
恐其未必賢也

如此則以世官爲世爵錯之甚矣此士字該卿大夫言當云但世爵而不世官古官與爵殊爵者在王朝爲公侯伯子男在侯國爲公卿大夫士也官者在王

朝爲三公三孤六卿及諸官屬在侯國則孤卿之爲三官與諸屬大夫之爲五官者也世爵爲封建一定之制不可更易宋儒謬襲公羊說謂春秋譏世卿妄語也惟世官則易于專攬如三桓爲魯三卿此不可易者然而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世世襲之以致政逮大夫漸不可挽晉六卿俱然故五禁及之若世祿則但如公族子弟食公邑之采不惟無官亦并無爵豈可比較按春秋皐鼬之會祝鮀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夫所謂五叔者謂管蔡成霍毛也管

蔡霍現有封國而成毛則各封畿內諸侯之地何嘗無爵而曰無官者正謂太宰司寇之官非所有耳然則世官世爵明有分辨況下文明云官事無攝苟世官是世爵則爵可攝乎

世祿

仕者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

此世祿即世爵而反以周官論秀法錯雜言之按畢命世祿之家孔安國註曰世有祿位也古祿以位行惟有位斯有祿故國語范宣子論死而不朽歷數先世之仕人國者叔孫穆子曰此世祿也然則世祿即

世爵矣禮器王者有田以處其子孫周官有副田祿仕田此惟世爵者得食之其不名世爵而變名世祿者舊註引古文云賢者子孫世有采地即其人致仕後與其子未仕以前俱得食采地不另予奪此是實錄並無教而後官不官而後祿之言

百乘之家　有采地者也

此襲舊註而又錯者四書集註補云問大夫之富曰有宰有宰則有采地矣凡再命之大夫皆然未有百乘之家而秪稱有采地者漢刑法志云一同百里提

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不止有采也

太宰

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

祇舉吳宋必以此二國在春秋傳有其官如吳太宰嚭宋太宰華督類不知此在列國亦俱有之天子備六官侯國三官雖闕太宰宗伯司寇而間亦增設如魯公子翬求太宰類特不命天子不敢與三官稱命卿耳況此專是吳不當及宋雖列子有商太宰見孔子語商即是宋然史記哀三年孔子過宋遭桓司馬

之難夫司馬巳爲難焉得復有太宰往來之事此亦祗識太宰宋官而附會成說者惟吳則哀六年公會吳于鄫與子貢語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皐與子貢語其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與子貢語則此太宰爲吳太宰嚭公然可知若哀六年夫子適陳而吳來侵之檀弓有吳侵陳陳太宰嚭與夫差問答或者子貢亦與語而必不然是時夫子正當厄孟子所云無上下之交者若有太宰知夫子聖人則不厄矣況檀弓多叵信吳陳方對師而兩軍之中各有一太宰嚭恐未然也若越亦有太宰嚭則即吳太宰嚭而降越者

特子貢亦使越而是時不使則止在吳不在越耳、

益掌火 益舜臣名

后稷司徒皆註官名此但註益爲舜臣而不註掌火由不識掌火亦官名也按趙註掌火火官卽火正而左傳閼伯爲堯火正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皆卽此官朱註不識掌火于尚書命益作虞謂堯使益除障翳禽獸未必使爲虞官至舜而始命作官則不知掌火是官名而又誤以烈山澤爲虞官事兩失之矣

陽貨大夫

陽貨於魯爲大夫

陽貨並未爲大夫其稱大夫者自有解說而漫曰爲大夫錯矣從來三卿之臣有下大夫即是陪臣謂卿之陪貳也季氏司徒原有下大夫小宰小司徒二人陽貨必居其一者況邑宰家臣通稱大夫如郈邑大夫郈邑大夫孔子父鄹邑大夫皆是邑宰若家臣則檀弓陳子車之妻與家大夫謀春秋傳季康子欲伐邾問之諸大夫則皆家臣也陽貨稱大夫職此之故而趙註朱註俱不識嗟哉

論語羿有窮之君
孟子羿善射者也

此又錯者以爲有窮君耶則不宜作善射通稱以爲善射者耶則又不得專指作有窮之君豈有兩書註一名而如是鶻突者不知此是官名說文羿帝嚳射官其字以羽矢爲義而加以幵聲故凡職射而以官爲氏者皆得氏羿揚雄賦羿氏控弦是也則此註論語當云羿古射官名而其後多以官氏此羿者有窮后之氏也註孟子則直云羿射官名與下文大匠對見集註于大匠知註工師而不知羿爲射官之師豈明彼暗此與

遠宗曰漢賈逵曰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羿射九日而落之歸藏易亦云堯彈十日雖其事近誣然以五帝及夏商皆有羿名則羿本官氏之稱非人名字可知也孔疏亦曰羿不知何名

孔子爲魯司寇

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

春秋傳無孔子攝相事史記襲家語載入世家此不可信者唯定十年孔子隨公會夾谷策書有孔丘相語其所謂相卽儐相之相周禮所云援賓曰儐詔禮

曰相者是時以孔子爲詔禮官如齊侯如晉晉士匄相昭公如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同自註錯引史記而經生不察皆云夫子曾相魯不可不辨

子華使齊

使爲孔子使也

子華使齊正夫子爲司寇時由求亦一齊仕魯由使治賦春秋傳所稱墮三都者求使宰財孟子所謂賦粟倍他日者赤使治賓客卽此使齊是也是使齊正爲魯使與下文原思爲宰是一時事故一與粟一辭粟皆公家稍食兩可比較若解作爲孔子使則俱不

合矣夫子教學關門家無祿廩安有藏粟可私授至八十斛者惟冉子爲司財宰職任出入故一請一與得以自主若夫子之粟冉子亦焉得主之如謂冉子與以已粟則不特冉子亦不當有藏粟且銜已富以矯夫子之鄙倍無理矣古祿廩曰粟此與原思九百俱是粟字如夫子之衞奉粟六萬孟子君餽之粟一類

聘禮諸侯之使皆以粟十車列館門外據禮註每車有一秉五庾計十車共十五秉故冉有以三分之一與其家此亦準聘禮而行者舊註包咸以十

六斗爲庾馬融以十六斛爲秉皆出聘禮記文

下大夫上大夫

王制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

此王制兩文上大夫卿是一文下大夫五人又是一文集註引而合之然兩皆錯者上大夫不是卿也春秋臧宣叔言次國下卿當大國之上大夫小國下卿當大國之下大夫是每國三卿之下又有上下大夫王制此文襲孟子卿一位大夫一位文而雜以夏商之制不可信者雖卿原稱大夫如詩三公稱三事大夫魯季康子爲宗卿稱魯大夫然卿可稱大夫大夫

不即是卿也若五大夫則並非五等大夫是三卿屬官春秋所云屬大夫者故限五人謂司徒卿下有小宰小司徒司馬卿下有小司馬司空卿下有小司寇小司空共五人此不知得升公朝可與大夫共朝位否然是屬大夫未聞侯國大夫止此五卿屬可以該之況上大夫既是卿而下大夫又是卿屬將皇皇會國並無一正大夫在朝位亦無此專也乃俗儒附會集註謂夫子是中大夫則王朝六卿之下有中大夫侯國無有也又謂夫子是下大夫則夫子曾作小司空在五人列今進大司寇儼然一卿猶是下大夫乎

按朝位在王國則孤與卿大夫東西異位而在侯國則惟卿與大夫分東西列以三卿上無公孤也然而三卿下不止一卿如魯以三桓爲三卿作司徒司馬司空此正卿也乃或公子羽父求太宰夏父弗忌爲宗伯臧武仲作司寇則三官之外未嘗不仍備六官其不嫌與王朝埒者以所指名者止三官耳夫子司寇自當位三卿之下與衆卿列其與大夫言自以卿而與之言惟大夫有上下因之有誾誾侃侃之別乃謂夫子在大夫列謬矣若謂誾誾者必尊于己則卿與上大夫相去不遠且使榮成伯公父歜輩在大夫

列亦誰敢傲之

臣大夫

臣家臣

祇註一臣字則與大夫二字不聯屬勢必前家臣而後大夫春秋又造一書法矣古侯國三卿下有下大夫五人稱臣大夫謂臣屬之爲大夫者春秋傳魯有申豐季氏之屬大夫是也

委吏乘田

委吏主委積之吏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

此襲舊註而又錯者據世家孔子嘗爲季氏史料量

乎許季氏者委氏之誤史者吏之誤即委吏也周禮地官有委人掌斂甸稍芻薪之賦凡甸稍中材木薪草及瓜壺葵芋諸物悉收而賦之以供祭祀賓客軍旅薪蒸炊燎芻糒之用其事極委瑣故曰委吏委者曲也然必合甸聚稍聚而共相積算故曰會計即料量也若委積則別是一官但主給發而無所料量自鄉里門關以及道路之委積苟遇應給即給之其官名遺人地官所謂遺人掌邦之委積者與委人斂野毫不相涉不得謂委字偶同可妄認也

又且乘田亦錯世家孔子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與

此爲乘田而牛羊茁壯長正同周禮牛人有職人主芻豢者職通作樴杙也所以繫牛之物凡牧人掌六牲牛人掌養國牛必授職人芻豢之其官㝡卑賤名司職吏其又名乘田則以公牛芻豢皆甸田中事也若苑囿芻牧則囿人所掌祗游觀鳥獸之事並無牛羊亦並不芻牧安得又以苑囿與芻牧各自爲職者而合併以溷認之

張文襄曰應劭風俗通有太原太守委進卽委氏後以官爲氏者史記稱委吏爲委氏吏以此

來百工則財用足

來百工則通工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

如此則日中貿易兩相通羨以朝廷而與小民市販九經掃地矣此來百工是冬官庀飭一大經制其所云財即天官九職以百工飭化八材之材所云用即考工辨器用之用葢工不一財不一用亦不一必木工攻木財則得木用金工攻金財則得金用即以金工言鳧㮚段桃其工也金錫諸齊其財也削鐘量鏄其用也他工視此

梓匠輪輿

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考工記凡工有六祗攻木攻金攻皮與設色刮摩塼埴六名並無車工即攻木之工七已該有輿輪弓廬匠車梓七名又並不別出車工在七工外不知集註何據以木工車工分作二者錯矣按周制以輪人輿人與車人並稱各分其職雖輪輿亦統名車而車人則祗司各車之長短曲直兼斧柯耒耜之制以與攻木之工七人相等乃欲獨稱車工以推作輪輿之長官並無此事或曰孟子凡稱人如弓人矢人函人匠人庖人廩人類俱與周官相合此四工總是木工亦總可稱人特不宜添一車工耳

校人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

校人亶非主池沼小吏周官司馬職以校人爲掌馬之官每六廄而成一校蓋校是連木作欄柢以閑馬隊故軍校校獵皆以校名未聞畜魚須校者天官有魚人月令稱魚師此主池沼官不得錯也向作周禮問謂周官多兼攝鬱人築鬱鬯人釀鬯而國語使鬱人授鬯此以鬱人兼鬯人是兼官魚人掌魚校人掌馬而子產使校人畜魚此以校人代魚人是攝官斯爲通論

周公使管叔監殷

武王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蔡叔霍叔監其國

周公祗使管叔監殷並無蔡叔霍叔其稱三監者不是三人謂三等監官耳考王制記商制有云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原以三王官出監侯國而周制不然先以王朝二伯九州牧伯為監官之長然後設連帥卒正屬長三等監官分監于諸侯之國而自相統攝謂之三監周禮所謂建其牧立其監者不特連帥一人稱三監即卒正屬長亦稱三監猶之太師一公稱三公太保祗一輔亦稱四輔

不必有三太師四太保也是以監殷祗管叔而書序云三監叛祗管叔叛耳正孟子所云管叔以殷叛耳孔安國註書序不識三監官妄以管蔡與商當之失商卽武庚豈有武庚監武庚者況蔡叔並不監殷據春秋傳周公痛二叔之不咸及管蔡啟商惎間王室諸語不過流言啟釁如尚書所云流言于國者故蔡仲之命但誅管叔而蔡叔則因之郭隣春秋傳云蔡蔡叔蔡者放也若霍叔則并孔註亦不及者其後鄭氏作詩譜據蔡仲之命謂霍亦流言遂以霍代商竊補三數而周官周書并有周故實皆禍烈矣孟子此

書本是實錄且本文止一人何必又以三人添出之

旣稟

餼稟稍食也又曰餼是牲餼如今官員請受有生羊肉是也

餼廩一名祿廩地官廩人給稍食卽禾米也若牲餼則有生牲腥牲二餼春秋傳謂之餼牽多作饔餼告廟迎師贈遠之用未聞百工給牲餼者

忠信重祿

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

祿者錄也錄官以給祿自有定制惟親親無官故可重祿士儼然一官豈得獨重若謂士祿原重則班祿

無輕于士者舊註忠信之士得重其祿大抵王朝公卿位尊祿厚無可上下獨士近大夫皆授事之官可以勞逸爲進退苟忠君信國則猶是諸士而下士得食中士之祿中士得食上士之祿所謂體其勞逸以勸之此卽外諸侯同等而可益賚其土地之意

甯武子

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

甯武並無仕衛文時事春秋經傳皆無有而公然曰見春秋傳已可怪矣且此在周官自有官制世卿相襲必父老子繼春秋衛成元年在簡書尚有甯莊子

盟句之文其父尚在武子安得爲大夫至成三年而後武子之名始見策書此經傳甚明不必爲朱註諱者近嘉興陸氏新刻四書大全本謂春秋父子並仕甚多而淮安閻氏附會朱註又引春秋傳謂鄢陵之戰欒書韓厥父子俱在軍且韓厥將下軍而厥子無忌爲公族大夫是父子並在朝也況季武子巳立悼子而長庶公彌卽爲公左宰焉見甯武必不仕文公朝乎此論一出遠近卽有來駁辨者不知諸所引據皆非世爵相繼之法周制世爵父在必先定繼名之曰立登父老父死而後繼之名之曰卽位若父未老

死則立亦或有未定者何況即位但世爵未繼早有散仕爲倅者謂作父副貳預爲私家之散官周官掌國子之倅燕義稱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倅皆是也故季武子立悼子此立也公彌作左宰此倅也其後悼子未即位卒而平子即位則公彌雖隨父作倅然並非大夫亦可知矣若欒氏韓氏則晉成變法倣周制之倅而别名爲公族公行諸官大國三卿而晉設六卿其子弟皆得從之故鄢陵之戰欒書子鍼爲車右即公行也魏風殊異乎公行是也韓厥子無忌爲公族大夫即公族也魏風殊異乎公族是也此豈

父子同時爲大夫者而以此爲証不特不讀論語春秋并三禮毛詩俱不讀矣且亦知韓厥子無忌終不爲大夫乎左傳韓獻子老將立無忌而無忌以廢疾辭遂立韓起則此公族官但是國倅何嘗是大夫况國倅亦應見策書甯武并不爲國倅謂爲大夫乎說見故事條

蓋大夫

齊卿之位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

明明稱齊卿且明曰位不小而反行攝卿此何所據

況驪本右師古王國卿有太師少師侯國卿有左師右師故趙有左師觸龍宋有右師華元皆是正卿何得云攝揣其意必以葢大夫爲邑宰名如郰大夫鄹邑大夫類皆屬家臣竟忘郰驩是右師郎趙註後爲右師亦衹知離婁篇右師在後竟忘却本文齊卿之位四字總由不讀書不識大夫加邑名實有數等毋論王國大夫加邑號者便是內諸侯如祭伯單伯等即侯國上卿多以邑冠如楚司馬沈氏以食葉名葉公晉卿趙氏以守原名原大夫不止邑宰專稱也朱註直註攝卿趙岐謂右師在後總疑右師必不當與

蓋大夫作同時稱耳子乃舍大夫而稱右師宋向戌以右師而食邑于合春秋傳名合右師則此直註曰蓋大夫即蓋右師何不可焉

爲諸侯憂

諸侯者縣邑之長

、豈有邑宰縣長稱諸侯者大夫下有大夫諸侯下無諸侯也蓋流連荒亡何止臣屬憂即列國亦當憂者吾即以齊景事作齊景証左傳齊侯疾諸侯多使問疾者梁丘據曰今君疾病爲諸侯憂則疾病尚爲諸侯憂況他乎此恰是齊景事亦恰此四字

割烹要湯

伊尹爲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

但引史記文而不詮割烹則于本文二字仍未解卽史記亦未解考膳宰諸職總以備賓客燕饗喪紀祭祀諸大獻而惟割烹煎和司肆割而主烹煮者則專屬內饔所以掌王后太子之膳羞較庖人外饔尤爲親近故當時謂之媵臣以內饔宮官與女侍等也不然后妃媵僕無及庖隸者而稱曰割烹何解矣又負鼎俎三字亦內饔職文王舉則陳鼎俎以待之皆可驗